封氏聞見記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矜尚

蕭誠自矜劄翰，李邕恒自書言別書，二人俱在南中。蕭有所書，將謂稱意，以呈李邕，邕輒不許。蕭疾其檢己，遂假作古帖數幅，朝夕把翫，令其故暗，見者皆以為數百年書也。蕭詣邕云：“有右軍真跡，寶之已久，欲呈大匠。”李欣然願見。蕭故遲回旬日，未肯出也。後因論及，李固請見，曰：“許而不出，得非誑乎？”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，不得，驚曰：“前某客來，見之，當被竊去！”李誠以為信矣。蕭良久曰：“吾置在某處，遂忘之。”遽令走取。既至，李尋繹久之，不疑其詐，云：“是真物，平生未見。”在坐者咸以為然。

數日，蕭往候邕，賓客雲集，因謂李曰：“公常不許誠書，昨所呈數紙，幼時書，何故呼為真蹟？鑒將何在？”邕愕然曰：“試更取之。”及見，略開視，置牀上曰：“子細看之，亦未能好。”

諷切

賀知章為秘書監，累年不遷。張九齡罷相，於朝中謂賀曰：“九齡多事，意不得與公遷轉，以此為恨！”賀素詼諧，應聲答曰：“知章蒙相公庇廕不少。”張曰：“有何相庇？”賀曰：“自相公在朝堂，無人敢罵知章作獠；罷相以來，爾汝單字，稍稍還動。”九齡大慚。

歡狎

鄭昉性通脫，與諸甥姪談笑無間。曾被飄瓦所擊，頭血淋灕，玉簪俱折。家人惶遽來視，外甥王某在後至，曰：“二十舅今日頭璧俱碎。”昉大叫曰：“我不痛。”裹傷，亟命酒，酣飲興盡。昉後至戶部員外郎、滁州刺史云。

祛惑

御史大夫鄧景山為揚州節度。有白岑者，善療發背，海外有名，而深秘其方，雖權要求者，皆不與真本。景山常急之，會岑為人所訟，景山故令深加按劾，以出其方。岑懼死，使男歸取呈上。景山得方，寫數十本，牓諸衢路，乃寬其獄。

脩復

顏真卿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親書。其一立於郡門內，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。其一立於郭門之西，紀顏氏曹魏時顏裴、高齊時顏之推，俱為平原太守，至真卿凡三典茲郡。其一是東方朔廟碑，鐫刻既畢，屬幽方起逆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胡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

河朔克平，別駕吳子晁，好事之士也，掘碑使立於廟所。其二碑，求得舊文，買石鐫勒，樹之郡門。時顏任撫州，子晁拓三碑本寄之。顏經艱故，對之愴然，曰：“ 碑者，往年一時之事，何期大賢再為脩立，非所望也。 ”即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。子晁後至相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

贊成

天寶初（一本有“ 成 ”字，一本作“ 歲 ”），協律郎鄭虔，採集異聞，著書八十餘卷。人有竊窺其草槁，告虔私脩國史，虔聞而遽焚之。由是貶謫十餘年，方從調選，受廣文館博士。

虔所焚書，既無別本，後更纂錄，率多遺忘，猶成四十餘卷，書未有名。及為廣文博士，詢於國子司業蘇源明。源明請名《會粹》，取《爾雅》序“ 會粹舊說 ”也。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：“ 書名《會粹》才偏逸，酒號屠蘇味更醇。 ”即此之謂也。

討論

著作郎孔至，二十傳儒學。撰《百家類例》，品第海內族姓，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，不入百家之數。駙馬張垍，燕公之子也，盛承寵眷。見至所撰，謂弟埱曰：“ 多事漢！天下族姓，何關爾事而妄為升降！ ”埱素與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

時工部侍郎韋述，諳練士族，舉朝共推。每商榷姻親，咸就諮訪。至書初成，以呈韋公，韋公以為可行也。及聞垍言，至懼，將追改之。以情告韋。韋曰：“孔至休矣！大丈夫奮筆，將為千載楷則，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。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！”遂不復改。

穎悟

開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。數年之間，遍通五經。上書自舉，並云“一遍能誦千言”。勅付中書考試。張燕公問曰：“學士能一遍誦千言，能十遍誦萬言乎？”對曰：“未曾自試。”燕公遂出一書，非人間所見也，謂之曰：“可十遍誦之。”敬忠依命，危坐而讀，每遍畫地以記，讀七遍，起曰：“此已誦得。”燕公曰：“可滿十遍。”敬忠曰：“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誦得；今七遍已誦得，何要滿十？”燕公執本臨試，觀覽不暇，而敬忠誦之已畢，不差一字，見者莫不嘆羨。即日聞奏，恩命引對，賜綠衣一副，兼賞禮物，（一作“袍笏”。）拜東宮銜佐，乃直集賢院，侍講《毛詩》。百餘日中，三度改官，特承眷遇。為儕類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敏速

天寶中，漢州（一作“漢中州”。）雒縣尉張陟（一作涉。）應一藝，自舉日試萬言，須中書考試。陟令善書者三十人，各令操紙執筆就席，環庭而坐，俱占題目。身自循（一作“巡”。）席，依題口授，言訖即過，周而復始。至午後，詩筆俱成，得七千餘字，仍請滿萬數。宰相曰：“七千可謂多矣，何須（一作“必須”。）萬？”具以狀聞，勅賜縑帛，拜太公廟丞，直廣文館。時號為“張萬言”。

避忌

兼御史大夫韋倫，奉使吐蕃，以御史苟曾（一作“會”。）為判官，行有日矣。或謂倫曰：“吐蕃諱狗，大夫將一苟判官，何以求好？”倫遽奏其事，今上令改“苟”為“荀”，而其人不易。及使還，曾遂姓荀，不歸舊姓。

戲論

裴子羽為下邳令，張晴為縣丞，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。曾論事移時，人吏竊相謂曰：

“縣官甚不和。長官稱雨，贊府即道晴；贊府稱晴，長官即道雨。終日如此，非（一本有“豈非”二字。）不和乎？”

失誤

陽（一本作“湯”。）伯博任山南一縣丞，其妻陸氏，名家女也；縣令婦，伍姓也。

他日，會諸官之婦。既相見，縣令婦問：“贊府夫人何姓？”答曰：“姓陸。”次問：“主簿夫人何姓？”答曰：“姓漆。”縣令婦勃然入內，諸夫人不知所以，欲卻回。縣令聞之，遽入問其婦，婦曰：“贊府婦云姓陸，主簿婦云姓漆，以吾姓伍，故相弄耳。餘官婦賴吾不問，必曰姓八姓九。”縣令大笑曰：“人各有姓，何如此！”復令其婦出。

謬識

相州城門，舊以磚壘，傳云“越王為刺史時作”。大曆中，鄴中有一士人，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。曾與予俱出北門，其人問曰：“‘太守專城’，此是乎？”初以為戲言，察其意色，非戲也。余應之曰：“此是磚瓦之磚，非專城之專。”其人悵然自失。

西門寰為邯鄲令，入寺行香，見金燈花，不識，以為芝草，遽令脩狀申使司，使司差官就檢。時兵戈之後，僧徒多後輩，亦不之識，但云：“此芝草宿根，春時生葉，至夏生花，秋乃死。見來如此，不記種蒔年歲。”檢官俱上其事，使司知其誤，不復問矣。

查談

宋昌藻，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。天寶中，為潞（一作“淦”。）陽尉。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，常接遇之。會有中使至州，琯使昌藻郊外接候。須臾卻還，云：“被額。”房公淡雅之士，顧問左右：“何名為‘額’？”有參軍亦名家子，斂笏而對曰：“查名詆訶為‘額’。”房悵然曰：“道額者已成可笑，識額者更是奇人。”

近代流俗，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“查”，又有百數十種語，自相通解，謂之“查談（一作“語”。”）。大抵近猥僻。

嘲玩

補闕王志安，晚不得志，久遊桓、趙之間。人畏其口，莫敢引用。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，云：“ 末劫蘭香料下人，衣冠禮樂與君臣。如來若向閻浮出，莫現從來丈六身。 ”見者彌增怨恚。

慙悚

進士周逖，改次《千字文》，更撰《天寶應道千字文》。將進之，請頒行天下，先呈宰執。右相陳公迎問之曰：“ 有添換乎？ ”逖曰：“ 翻破舊文，一無添換。 ”又問：“ 翻破盡乎？ ”對曰：“ 盡。 ”右相曰：“ ‘ 枇杷 ’二字，如何翻破？ ”逖曰：“ 惟此二字依舊。 ”右相曰：“ 若有此，還是未盡。 ”逖逡巡不能對而退。

狂譎

王嚴光，頗有文才而性卓詭。既無所達，自稱“ 釣鰲客 ”。巡歷郡縣，求麻鐵之資，云造釣具。有不應者，輒錄取姓名一本“ 名姓 ”。藏於書笈中。人問：“ 將此何用？ ”答曰：“ 釣鰲之時，取此等懞漢以充鰲餌。 ”

兵亂之後，嚴光年鬢已衰，任棣州司戶。時刺史有馬，州佐已下多乘驢。嚴光作詩曰：“ 郡將雖乘馬，羣官總是驢。 ”對眾吟誦，以為笑樂。

侮謔

范液有口才，薄命，所向不偶。曾為詩曰：“ 舉意三江竭，興心四海枯。南遊李邕死，北望守珪殂。 ”液欲投謁二公，皆會其淪歿，故云然。

宗叔范純，家富於財，液每有所求，純常給與之非一。純曾謂液曰：“ 君有才而困於貧迫，可試自詠。 ”液命紙筆，立操而竟，其詩曰：“ 長吟太息問皇天，神道由來也已偏。一名國士皆貧病，但是裨兵總有錢！ ”純大笑曰：“ 教君自詠，何罵我乎？ ”不以為過。